

## 珠还传奇

### 第七章

开春。海啸过后的蛋屋村，四周丘阜陵夷，敞衍的村址，欹斜的竹树、萧萧平芜，新结的草庐、家家船网，户户鸡猪。一片新生的气象。

一个暖和暖和的夜晚。金俊家。当门一株微绽叶芽的荔枝树上，高悬着一颗夜光宝珠：李子般大、银光灿然，村子内外，林木见影、如初日所照。珠民男男女女环坐门前，趁着明朗的珠光，在剖珠螺，在修船在挑选珠子，有些妇女在绩麻、缝衣，在补渔网、搓绳，还有编织箩筐的，营造家具的……大家有说有笑。

媚川姐妹在树下舞剑，剑声飏飏，闪闪交辉寒光中，一对矫捷的身躯，恍若惊鸿忽上忽下，忽疾忽徐地旋转腾跃。

金俊蹲在大石墩旁磨着铁叉。

一旁响起低沉的歌声：

搜求明珠饰新宫。

阉贼入海无影踪。

珠光不为新宫亮，

只与珠人结良朋。

夜阑。初春的月牙儿，高嵌天空。媚川收了双剑，独自徘徊海滩上，低首沉吟，时而凝望烟笼雾锁的海面：“海生哥，你在哪儿啊！”她怀念海啸那天失踪的情人海生。望着望着，眼泪夺眶而下，她轻轻地咏唱起来：

真珠皎洁因性成，

良人深谊殊无伦。

好花经冬寒不改，

夜夜荒滩盼到明。

媚川咏罢长叹：“海生啊，你到落下落如何呵！”这时媚澜朝海滩走来，走到

媚川身边：“姐，又想海生哥了。”媚川仍然一语不发，依然望着大海。媚澜：“姐，又想海哥了……”媚澜上前搂着姐姐：“姐，爷唤你呢……”媚川用手抚摩着妹妹的头发，泪珠一点一点的滴了下来。此时媚川浮想联翩：

去年的七夕夜，在村东的一株大荔枝树下，她和海生挨肩儿面大海而坐。横无际涯的大海明静如镜、新月在天，点点繁星、松篁成韵，微澜波声。海生笑指长空顾媚川：

“誓愿生生世世呵，

你是月儿我是星；

媚川笑指大海顾海生：

“或者你是沧浪水，

我作鱼儿常相亲！”

一个鸿雁从媚川前面的榄树丛中惊飞起来，扑扑地振翅远去。打断媚川的回忆。媚川禁不住长叹一声、泪珠夺眶而下。媚澜：“姐，夜已深了，我们回去吧！”媚川扶着妹妹，慢慢向村里走去。媚澜：“叫你不要自己出来，你偏偏瞒着我，这些天来你把这片沙滩地都踩低了。”媚川只是苦笑。

夜已很深了，观升从人丛中站起身，放下手中活计，走近金俊，悄悄地问：“大伯，我们起事定在什么时候？”

金俊压低嗓子：“情势这样紧逼，本来是越快越好，可是想等海生回来，人手充实些。今儿正是初七‘人日’，权且定在元宵夜，你道如何？”

观升点头表示同意：“明天一早我到英罗寨去跟张武大哥联系一下，看看海生的伤好了没有！”说完又拔出一把快刀递与金俊：“你看这一把顶不顶用？”金俊接过刀，摩娑了一下刀刃。“很好！”

天色微明，观升划着竹筏，带上捕鱼工具，佯装出海捕鱼，向英罗港方向划去，正值西南风起，观升挂起布帆，将近中午便到乌坭岛海面。岛上义军哨兵看

见有竹筏朝乌坭岛驶来，岛上义军便划着快艇前去盘查。观升一见快艇驶近竹筏便说：“兄弟，我是蛋屋村的，有要事见张武大哥！”义军点点头：“走吧！”义军便引着观升将竹筏划到英罗寨码头。码头上的哨兵认识观升：“观升兄弟，你来啦！”

观升：“有事见张武大哥！”说罢便跟着哨兵走了几个转弯的山路，便到了英罗大寨。观升跟哨兵进了大门直奔大厅。此时张武正在和几个头目在大厅议事，见观升到来，便迎上去拉着观升的手：“观升老弟，你来探海生吧，请放心，海生好多啦！”观升：“金大伯托我问候张大哥和各位兄弟！还有事和大哥商量。”

一义军头目拉着观升的手：“看海生兄弟去！”张武等人和观升走出后堂来到张武宿舍。此时海生正在睡觉，观升一见海生便急忙叫了起来：“海生哥！”正在酣睡的海生听到熟悉的声音，一骨碌的跳起来：“观升老弟！”

观升：“身体没什么吧！”

海生：“好多啦！全仗张武大哥及各兄弟。”

张武他们围坐在一起，一面喝茶，一面谈笑着。观升：“那天在海面上一个浪涛把你冲到那啦！”

海生：“海浪把我冲到张武大哥这儿来了。”接着海生便叙述着那天情景：那天海生在海底头部和腿部都受了重伤，正当海生浮出海面时，一个浪涛便把他冲到了乌坭岛、在乌坭岛海滩被英罗寨兄弟救了回来，张武大哥又为海生取回草药治疗，伤全部好了。“老弟，你看我现在不是很好吗？”观升噙着泪水紧握海生的手：“官府把我们蛋民害苦啦！”

张武义愤填膺地说：“狗娘养的脏官，我们要给点厉害他们看了。”

观升握着张武的手：“多得大哥关照。”

一个义军头目：“都是一个苦根子的……”

海生：“我前几天打算回去的，可大哥横竖不肯，非要我完全康复不可。”

海生：“家里有什么情况？”

观升：“暂时没有，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些狗官是不让我们安生的。金老伯让我来接你回家商量大事。我们商量定后，然后与张武大哥联系。”

张武：“好吧，你们回去商量定后，再与我们联系，与这些狗官大干一场。”

午夜，潮涨时正值东南风起，海生和观升乘着竹筏，顺风顺水几个时辰便回到了蛋屋村。海生和观升回到蛋屋村时正是天刚拂晓。

邓母见儿子回来了，悲喜交集，抚摩着儿子：“你回来就好了，盼得我好苦哇！”

几个邻居的龙钟老者听得海生回来了，都推门进来看。“你回来了，真是谢天谢地啦！”

一个老者：“这么多天，你究竟在什么地方？都叫我们盼死啦！”

观升：“大哥这么多天都在英罗寨养伤呢！”

海生滔滔不绝诉说在英罗港遇救和养伤情况：“那天海啸时，我弄死一个带兵总甲之后，因力气不继，被海浪冲到英罗港外，多亏英罗寨的弟兄把我救了起来……”

“英罗寨的‘强人’？”

是啊，就是去年里我们杀倭贼时遇上的那一伙，他们那里真是贫富均等，人马精壮，官府碰也不敢碰过……”

邓母关心地：“媚川天天都盼着你呢！你快点去看她吧！”就在这时苏观升带着金俊大伯和媚川姐妹及几个珠民涌进了海生家。

金俊：“伯母，这次不用愁心了吧！”

邓母：“阿川比我还愁心吧！”

媚川听到邓母这么说脸儿绯红起来，不好意思的闪在媚澜身后。媚澜拉着姐姐的手往海生身边送：“疍，还害羞、海滩都踏结实啦！”

金俊严肃地：“海生，回来就好了，这回多亏张武大哥他们啦！”

海生：“多亏张武大哥他们。”一忽，对金俊大伯：“张武大哥说了，我们的事商量定后，再与他们联系。”

金俊：“我们的事今晚子时商量。”

自从海啸灾害过后，谭纪没有取到一点珍珠，眼看解珠期限逼近，他坐卧不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在廉州府署后堂蹙然地踱来踱去。旁边坐着的知府、知县等也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谭纪大声地斥责知府等人：“没有珍珠交内府，你们脱不了干系，先将你们梟首示众，诛你等九族……”

这时，一骑快马在府衙大门停了下来。骑马的差官纵身下马，将马缰缚在衙门侧边的马柱上，然后走向站在门口的差役：“圣旨到！”。差役一见来者身着校尉服的差官，便知道来者是京城来的，便引他走进大堂。大堂正中处的上方高挂‘爱民如子’的大匾。差役将差官引到大堂便道：“请稍等，我进内禀报知府。”便转身向后堂走去。

差役走到后堂门口向内大喊：“大人，圣旨到啦！”谭纪等人一听‘圣旨到，惊惶失措起来，便急命知府：“接旨。”

谭纪、知府、知县、兵备等人急奔大堂。其实论官阶谭纪现在是采珠大臣的三品官，比校尉差官还高两品，可是差官现在皇命在身，手中又有‘圣旨’，就是一二品官都要跪拜，何况谭纪只是三品官呢，他当然要向差官跪拜接旨了。这时，谭纪、知府、知县、兵备等俯拜于地。差官便从一长圆形的牛皮文书筒里，取出用锦缎套的卷轴来，解开缚在锦套外面的丝带，从里面取出一轴卷起的黄绫，这便是‘圣旨’了。这份‘圣旨，是用恭楷缮誊在浅绯色宣纸上，然后表贴到黄绫上的。差官高捧圣旨宣读。“……而你谭纪糜饷动众，久旷时日，迄无颗粒纳交内府，负朕忒甚，……今复假你一月之限，务须将采到宝珠从速解京，倘再玩

忽，定律大法，钦此。”圣旨宣读完毕，谭纪等叩头谢恩。

知府便命知县安顿差官在驿馆安歇去了。谭纪和知府等听完圣旨之后便失魂落魄似的，坐也不是卧也不是在后堂急得团团转。“完啦，都完啦！”

知府：“慢慢想法子吧！”

忽然千户在一旁叫了起来：“有办法啦，千岁！”

谭纪眼珠一亮，急忙问千户：“什么办法？”

田治：“白龙蛋屋村有一颗明耀绝世的夜光珠，是金、邓几家共有的宝物，只要想办法把它弄来，就可以达成皇命啦！”

知府：“哦，是啊！”

谭纪：“夜光珠，真的？”

田治：“是，它光芒照乘，而且能辟风雨、御水火、避刀兵、移垢污、散尘雾、疗目疾，调寒暑，醒脑益智，确是稀世之宝啊！”说着他凑近谭纪耳语了一下。

“妙，妙，妙啊！”谭纪翘起大拇指头，歪着头笑了。

蛋屋的村口广场上。一大群珠民闹闹嚷嚷的围着百户。

百户：“大家到海滩认尸去吧！”

珠民们顿时紧张了起来。自从海啸发生以后，单是蛋屋村便有十多人失踪，村里曾派几艘船在海面搜寻，可一点踪迹都没有。现在听百户说海滩有尸体，珠民们都紧张起来。观升推开人群问：“尸体在那儿？”

百户：“沙虫坪！我亲眼看到的，那儿沙滩上有八具尸体。”

从蛋屋到沙虫坪，约有八里之遥，是盛产沙虫的地方，村上妇女经常在那儿挖沙虫。可是沙虫坪横直有几里宽，岸边岩石嶙峋。

观升：“尸体在沙虫坪那个位置？”

百户诡秘地自告奋勇：“走，我带你们去！”海生和观升信以为真：“走，看

看去！”

媚川：“去啊！”

珠民们跟着百户急急向沙虫坪走去。

辽阔的沙虫坪，一望无垠，遥接海浪。一具尸体也没有。珠民们惶惑四顾。百户佯作惊诧的样子，四处张望：“咦，怪极了！我是亲眼看见的。”

观升质问地：“到底在那儿？”

百户：“刚才就在这里。”

媚川：“怎么不见啦？”

百户：“也许是巨浪卷走了！”

然而，千户与谭纪和知府早有谋划。正当百户将蛋屋村民骗到沙虫坪时。千户乘蛋屋村空虚之际，带一标人马奔袭而来。千户带领士兵在金俊家翻箱倒柜，刨地拆墙……

“夜光珠藏哪里去了？”千户大声喝问金俊。

金俊镇静地：“哪有什么夜光珠来！”

千户：“御旨求珠，还敢顽抗、你这老王八！”狠狠地打了金俊一个耳光。

这时，金俊的怒气就象喷泉一样地直涌出来。“狗贼欺人忒甚！”他大骂一声，就狠狠地一拳把千户打翻在地上，千户的佩剑也被摔得老远。

千户爬起来，恼羞成怒，接过一个士兵的腰刀，就向金俊冲去。

这时，两个士兵在金俊家的水缸底刨出了一个木盒，他们将盒打开一看，夜光珠光芒四射，他们迅速将木盒包好，一面喊着走到千户跟前：“找到啦……”

千户马上撇开金俊，接过士兵的木匣子，打开来，珠光闪闪，果是夜光珠！千户抢到了夜光珠，赶紧带着士兵向村外逃去。

金俊见宝珠被千户抢走，他手执钢叉，向千户掷去：“狗贼，别想逃走。”可是金俊的钢叉掷偏了，一个士兵成了替死鬼。

媚澜挥着宝剑力战众士兵，但终因众寡悬殊，她且战且退，摆脱众士兵的围攻，奔向沙虫坪报讯。

被百户骗到沙虫坪的珠民，找不到死者尸体怒火冲天。这时媚澜气急败坏地奔到沙虫坪：“不好啦……宝珠给千户抢去啦！”观升抢到百户跟前，一把揪住百户胸襟：“狗贼，搞什么鬼来？”

百户吓得目瞪口呆。

“我们上当啦！”

“宰了他！”

观升双手将百户倒提起来，向一块岩石猛然一摔、百户头崩额裂，不能动弹了。

观升走上去，一脚踩在百户的胸口上。海生对大伙喊：“我们被坑害得够了！乡亲们，而今我们的境遇，就像刀锋加在我们的颈项，矛头逼住我们的咽喉，不能再等待了！今天要报仇啦！乡亲们，我们要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大家去杀死这些狗官兵、再打衙门去，痛痛快快干一场！”

“对！我们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观升激愤地应声。

“不管水里火里，我们一定跟着你走！”

几十个珠民手拿钢叉、铁尺、大刀、木棍和扁担铁锹、锄头等截住千户及士兵厮杀。

千户等力不能支、且战且退。这时指挥使领着大队官兵从白龙城赶来增援。于是增援官兵与千户的士兵汇合一起，向珠民猛烈反扑。

珠民们寡不敌众，便向村里退去。这时海生和观升率众珠民从沙虫坪赶了回来，与村里珠民汇合一起又向官兵反扑过去。可是增援官兵越来越多，珠民们因无救援，不能恋战下去了，缓缓向海滩退去。

指挥使指挥官兵一股劲掩杀过去。几个珠民被砍倒了。



海生手执木棍，与手执长剑的千户田治激战。观升手执大刀，与几个冲上来的士兵激战，观升一个腾空挥刀砍倒了为首的士兵，几个士兵向观升围了上来，观升左右挥刀，将几个士兵砍倒，他大声呼喊：“退到牛屎港去！”一支冷箭飞来，把观升射倒了。几个珠民冲上去救观升，也都被射倒。

媚澜挥动钢刀奋力跟七八个官兵厮杀。官兵越来越多，她力尽倒地，被官兵逮住了。媚川在一旁看见，便挥动双剑正要上前营救，可是势孤力弱，无法挽救。

最后，海生和媚川只好带着一部份珠民杀开一条血路向牛屎港撤去。此时，村里的一部份珠民被官兵团团围住。结果，观升等 128 人被官兵牢牢缚住押往城里去了。

廉州城南郊。媚川打份成一个青年书生，慢慢向大路旁边的一家酒肆走来。进入店堂，媚川拣了个位坐下来。两个差役正在她邻座对饮：那个总旗模样的便是从前海生周济过的渔民杨达。两人都喝得有点醉意了。

店小二端过茶水给媚川，问道：“相公要酒么？”

“不要酒，泡碗汤面。”

店小二向厨房里：“汤面一碗。”

店小二顷刻捧来一大碗汤面，放到媚川面前。

两个差役一边喝酒，一边交谈。姓杨的总旗对另一个差役说：“老哥，二月十五解珠上京啦，我也要去了！”

差役：“到京城走走可不坏啊！老弟，真是你的造化！”

媚川在一旁听到“解珠”两字，便留神细听，脸上抑制不住紧张的神色。

少时，差役对总旗杨达说：“今天又砍了百几个啦！”

“天天都在杀，这样下去，人都杀光啦！”

“唉，上头只知道要珠，哪儿顾息人命？”

店小二在一旁插咀：“可不是，要珠就不要人啦！”

媚川听到官府又杀了百几个人，登时方寸乱了，她只好抑制着紧张心情，付了银子，走出酒肆。向城西门走去。媚川老远便看到西门城墙下，围了一大群老百姓。媚川急步走近城墙便看到观升、媚澜等 128 人的头颅悬挂在城头的十来根木杆上。围观的老百姓，个个摇头叹息。

人群背后，媚川望向城上，看见自己的妹妹和乡亲们的惨状，顿时如万镞穿心，痛楚已极：忽而她觉得天旋地转，站立不住，就攒倒下来了。围看的群众见有人晕倒下来，都喧嚷开来，一个老爷爷和一个大嫂子把媚川搀扶起来。并将媚川扶回自己的家。安置她躺在床上，这时大嫂子才发现媚川是乔装男子的女性。大嫂子熬来羌汤灌给她喝了。媚川慢慢苏醒过来，见自己躺在一间陌生人的家里，便挣扎地撑起身子：“嫂子，这是什么地方！”

大嫂子：“你刚才倒在西城门口，是我把你扶了回来！”

媚川：“谢谢你了，我得回家……”

大嫂子：“你身体没有好呢，大家都是穷苦人，明天我送你回家。”

媚川‘哇’的一声呜咽地哭了。大嫂子在一旁劝慰着：“别哭，有事慢慢商量吧！”

大嫂子：“妹子，究竟怎么一回事？”

媚川痛苦地：“被杀的都是我的乡亲哪！”说着又呜呜地哭了起来。大嫂子听了媚川这么说，同情的眼泪也滴湿了衣襟：“事到如今，也无须难过，在这儿休息一夜，明天我送你回家……”

媚川：“里面有我的妹妹啊！”媚川又一次哭昏了过去。大嫂子赶紧帮媚川按摩，又灌了几口羌水，媚川才慢慢苏醒过来。

这时门外传来‘嘭嘭’的敲门声，媚川止住哭泣，顿时警觉了起来。大嫂子一见媚川紧张起来便安慰她：“是我丈夫回家，不会有事。”大嫂子走出去开了门，走进来的是一个穿着号挂的青年，媚川一眼便认出他便是在城外喝酒的两个差役

中的一个。媚川顿时火冒三丈指着进来的青年大喝：“你们想干什么？”进来的青年差官便是总旗杨达，他被这突如其来的责问如堕五里雾中。他问妻子：“这个姑娘……”大嫂子知道媚川误会便对媚川：“妹子，他是个老实人，不会伤害你的……”

杨达和气地：“姑娘是那里人？”

媚川警惕地一言不发，大嫂子在一旁：“她是白龙蛋屋村的，也是一个受苦人。”

杨达：“蛋屋村有一个叫海生，去年我曾得他周济，还没答谢他呢！”

媚川听到他说起海生周济过他，她的心也平静了许多。杨达知道媚川是为了被杀害的128个乡亲而来，心里无限的痛苦：“大家都是苦命人，128条生命啊！顷刻便被狗官断送了。”

大嫂子：“那个女的便是她妹妹……”媚川想起妹妹被杀害，便又咽呜的哭泣起来。大嫂子又上前安慰媚川：“别难过了，身子要紧，明天我送你回家。”她说着便对杨达：“你去厨房弄点吃的吧！”

第二天，刚敲四鼓，大嫂子便护送媚川出城回蛋屋。太阳西斜时，便回到了蛋屋。这时的蛋屋又是一片残破。村里的青壮年都逃到了牛屎港。村里现在只剩下几个孤寡老头。媚川和大嫂子迅速走出蛋屋，向牛屎港走去。

牛屎港，背山临海，当中是密集的渔家，网桩相望，鸡犬相闻。港北面，林木阴翳，东、西、南三面，都是延展得老远的榄坪，榄坪以下是沙滩，是间有纵横的河汉，有高耸的墩堤：每一个路口、每一道河汉的扼要处，都有雄纠纠的荷枪持刀、日夜轮守的珠民哨兵，他们在时刻警惕着敌人的掩袭。

夜色朦胧，媚川在大嫂子的陪伴下回到了牛屎港。媚川对乡亲们哭诉128位乡亲被害死的惨状。众珠民悲痛欲绝，哭声回荡着港湾。

媚川：“唉，那天就总共杀害了我们128个人，……128个人哪！”

海生悲愤地：“狗贪官，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一会，海生从腰间抽出寒光闪闪的珠刀：“这笔血债越来越重了。”

珠民甲愤懑地对海生：“大哥，我们决不能象砧板上的肉任由人家宰割了。”

媚川拉着大嫂子的手：“前天我在西门看到乡亲的惨状便昏了过去，是这位大嫂救我回家的。”

海生：“大嫂多亏你了！”

大嫂子：“大家都是穷人。”

媚川：“你还记得吗？那天赶白龙圩时一个青年渔民被百户殴打并被抢去了鲈鱼的那个渔民青年，后来你不是将一些碎银给了他吗？”

海生思索一会：“记得，这青年姓杨是邻村人。”

媚川指着大嫂子：“大嫂是他的妻子啊！”

大嫂子：“嗨，原来是恩人，我丈夫经常和我说起这事呢！”

媚川：“她丈夫现在府里当差是一名总旗……”

海生警惕地：“噢！”

大嫂子不好意思地：“我丈夫是老实人，看不惯官府欺压百姓，他打算这次解珠去京城回来，便将差事辞掉回家捕鱼过日子……”

媚川：“他们十五日解珠上京，我们决不能让宝珠落到狗皇帝的手……”

海生思索了一会，然后对珠民甲：“阿强，明天我和你到英罗寨与张武大哥详细商量此事。”

月近中天，媚川派两个珠民送走大嫂子之后，独自一人在沙滩上踱来踱去，时而伫立，望着茫茫大海，她怀念爷爷和惨死的妹妹。一忽她把剑从鞘中拔出在沙滩上来回飞舞。剑光飏飏，矫健的身段，恍若惊鸿，忽上忽下，忽疾忽徐旋转腾跃。

此时，海生从榄坪中走出来，他看到媚川舞剑便立在一旁观看，没有惊动她。

媚川舞了一会便收住了，她将剑插入剑鞘，又面对大海长吁短叹起来。海生慢慢走近她：“阿川，好剑法啊！又在想爷爷和阿澜了。”经海生的提起，媚川又伤心起来，眼泪象断线珍珠似的掉下来。

媚川见海生走来，便叫了一声：“海生哥！”便又呜咽了起来。

海生：“往那边屋子里去吧！这儿风大，当心着凉呢。”

海生和媚川肩并肩离开沙滩，穿过了榄坪，向港中心的一排茅寮走去。这些茅寮是临时搭建的蛋家棚，全部用竹搭成小楼，用茅草作瓦面，海水在高潮时也没淹到楼面，海水退干时，就在竹梯上落。小艇和竹筏系在竹楼旁。涨潮时，以小艇和竹筏作交通工具。

竹楼内，大群珠民围在一盏豆油灯下，一珠民擂着拳头：“我们的人被杀害，夜光珠被抢去，这血海深仇万万不能隐忍下去！”

旁边的另一珠民紧接着：“赃官杀我们的父老兄妹，这就是摧毁我们的心肝，残害我们的手足，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人！夜光珠是我们的眼睛，我们决不能让眼睛给赃官剜掉去！”海生和媚川走上竹楼看到珠民义愤填膺，摩拳擦掌便接着说：“对，血债要用血来还，可是专打硬仗对我们不利，他们二月十五日要解珠啦，不如趁他们解珠到半路，出一支奇兵，把珠夺回来，然后再图大举。”

媚川：“我们要用智取！”

“是啊！”众人轰然附和。

海生：“好，那就这样，但我们也得要求英罗寨张武大哥那边的帮助。”海生向竹楼里的珠民招手，示意他们聚拢在台旁：“我们和英罗寨张武大哥各带一支人马，在广东梅岭关的驿站，乔装官兵，将宝珠夺回来。”

一个珠民欣喜地：“这计策真好！”

媚川：“行啊，就这样办。”

海生慎重地：“事不宜迟，你们依时准备好，初五日乔装出发，等会我就往

英罗寨去。”海生说着走到青年珠民阿强身边：“在我们出发时，你带几个人用船将村里的老弱妇孺、小孩等通通护送到英罗寨，不准出任何问题。”阿强点了点头：“海哥你放心，初四日收拾妥当便出发。”

海生跟众人及媚川匆匆分手，在分手时海生又再一次叮嘱媚川：“初五日出发，在山口汇合。”媚川深情地微微点头：“我记住啦！”海生跳上小艇向众人挥了挥手，便和一个珠民驾小舟向英罗港方向驾驶去了。

廉州府署的后堂正中的酸枝木的八仙桌上，摆着几盘香蕉、菠萝、杨桃等果品。谭纪一面吃着香蕉一面歪着头，全神贯注地用他的左眼往红木榻上的竹围圈里望。围圈里一对毛色斑烂的鹤鹑正在紧张地角斗。

谭纪丢掉手中的香蕉皮击着手掌：“好玩儿，好玩儿！”

知府在一旁看到谭纪高兴便连忙走近去，点头媚笑：“勉强供千岁消遣消遣。”

谭纪越看越乐，笑得嘴也会不拢来：“哈哈，灰黑色的斗胜了，斗胜了。”

一会，谭纪又望望一边几案上绚烂夺目的夜光珠。夜光珠用黄绢垫着，搁在一个琉璃匣子内。红木榻下还有一个贴封上锁的中型漆花皮箱。

知府殷勤地：“这回千岁要格外小心了。”

谭纪沉吟良久：“走水路太危险了！”上一次不但瞎了右眼，还差点送掉性命。现在他还惊魂未定呢，这一次他当然不会再走水道的了。

知府：“千岁，陆道又是走不得啊！”

谭纪一听知府这么说，惊愕起来问道：“那为什么？”

知府：“陆道近日除梅岭一线以外，多有土蛮和乱民阻梗，然而梅岭这条线可走又不可走。”

谭纪万分惶惑地追问：“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要卖关子了。”

知府神秘而煞有介事地：“珍珠一到梅岭便飞回合浦了。”

谭纪：“真的？”

知府：“俗话说，‘梅岭不过珠’。千百年来都是这么说。”知府捧起台上一碗茶呷了一口，又继续说：“从前洪治年间，有位姓梁的巡抚曾到这里来，从白龙一乡民手里买得一颗大珠，他打算带进京城，献给孝宗皇帝，不料珠到梅岭，就出了一件怪事：好好的一颗大珠蓦地从九十九层的包裹里冲出来，化成一条白龙，连夜飞回白龙珠母海去了。那位巡抚大人还被吓得从马背上滚下来，摔断了一条手臂呢——千岁如果走梅岭这条线，可要想一条万全之计。”

谭纪先是听得出神，至此又紧张起来：“仁兄可有什么万全之计……”

知府：“依下官看……”

谭纪用祈求的眼光巴巴地望着知府。

知府慢悠悠地：“下官愚见，要‘割股藏珠’了！”

谭纪不解其意：“怎么是‘割股藏珠’？”

知府：“就是千岁将股部割开一处，把珠藏进去，然后敷上药，包扎好来，就可以把珠带回京了……这样万无一失。”

谭纪略带怒意：“这简直拿咱家开玩笑啦！”

知府：“除此而外，实在别无办法！”

谭纪：“当真没办法了？”

知府摇了摇头：“没有啦，为了达成皇命，千岁只好忍痛了。”

谭纪：“找一军士代替不成么？”

知府又摇了摇头：“千岁，为了保险，忍痛一时，享福无穷……将来别忘了下官呵！”

谭纪思索片刻，咬了咬牙、心一横：“好吧！”

当天下午未时，知府传来医官为谭纪‘割股藏珠’。谭纪俯卧在花厅的炕床上。医官解开谭纪裤子，用麻醉药擦在股部上，然后取出小刀将谭纪股部割开，谭纪脸上露出痛苦难堪的神态，不断地喊着：“哎哟……哎唷……”

医官将谭纪股部割开后，将夜光珠塞了进去，然后将药敷上把创口包扎完毕，向谭纪施礼：“千岁爷！伤口慢慢就会好起来的。”

谭纪没有搭腔，仍然不住地“哟……哟”的伸吟着。

知府捧着一碗参汤递给谭纪：“千岁，高丽参汤，大补气血。”

谭纪接过参汤一饮而尽：“给我熬两剂八珍汤……”。谭纪喝了参汤伤痛稍减，知府问谭纪：“解珠在二月十五日辰时启行是么？”

谭纪揉着股部：“唔，你们得事先张罗一切！”

知府：“当然，可是——”知府指了指红木榻下的漆花皮箱，“这些杂珠呢？”

谭纪胸有成竹地：“待咱家回京后，提重兵夷平英罗寨后，再从水道押解。”

知府在一旁帮腔：“对、一定铲平英罗寨。”

英罗寨的校场上，张武、海生，同老清和尚等在整顿人马。他们与蛋屋村珠民约定，在今天二月十三日子时出发。英罗寨义军在十三日寅时出发。英罗义军化装成夫役走山路，蛋屋珠民化装成商队走大路。两个队伍相距不超过五里之遥，以保持联系。

张武、海生带领大队义军在崎岖的山道上急进，当他们走到山口时，刚好是旭日初升。

媚川和阿强带着一大群化装成商人的蛋屋珠民，挑着沙虫、大红、元肉、生羌等趲行在大路上。老清和尚化装成游方和尚走在商贩的后头。

义军的一骑快马在两大队人马之间来回奔跑互相联系，察看情况。

二月十五日是谭纪解珠返京日子，一大清早，廉州城内，一大队官兵簇拥着谭纪的绿呢大轿，知府、知县、兵备、指挥使、千户等骑马相随，缓缓的走出城东门，在雷廉官道上慢慢的向长亭走去。谭纪等走到十里长亭时便歇下来，向众人拱拱手说：“诸位请回！”

知府下马施礼：“祝千岁一路福星！”



知县等也一齐下马纷纷施礼：“千岁一路平安！”

谭纪又回了礼，登轿而去。

知府、知县等目送谭纪的绿呢轿走到望不见时才上马返回县城。

官兵簇拥着大轿，在雷廉官道上逡行，总旗杨达领着队伍走在前开头路，后面十多辆载得满满的双轮车子、由士兵们推着前进。谭纪一行晓行夜宿，已经走了六天，骄阳当空，军士们个个汗流如注，他们解下身上的盛水葫芦不断地饮水。后面推车的军士走得疲惫不堪，葫芦的水早已喝干。

几个推车军士看到路边有一条山沟水流淌着，泉水清冽，他们便不顾一切放下车子，拿着水葫芦跪到泉水边汲水。管军一见推车的军士停车汲水，便跑上前去用皮鞭抽打汲水的军士：“不准停车！”可是又有几个推车的军士不顾一切的停下车，跑到泉边汲水。管军一面鞭打着汲水的军士一面吼叫：“不准停！不准停车！”任由管军咆哮和抽打，口渴难忍的军士全部停下车来，跑到泉边喝水，拿出葫芦只管猛汲，管军见制止不住推车的军士，便抽出腰刀：“谁停下来，我就宰了谁。”然而口渴难忍的军士全不理睬他，一个劲地喝水。

坐在大轿里的谭纪听到后面的管军和士兵吵吵嚷嚷乱哄哄的，便分咐轿夫停轿，掀开帘子向后张望，见后面的军士纷纷停下车跑到路边汲水，顿时火冒三丈，他喊了一声：“来人哪！”一个军官走到谭纪轿前，垂着手问道：“千岁有什么吩咐。”

谭纪愤愤然地：“你传我的令，马上赶路，谁延误了时间，就地正法。”

军官应了一声：“是！”便挥着大刀走向汲水的军士，“不怕死的就汲吧！”推车的军士纷纷跑回自己的手推车旁，推着车子赶上大队，一个跑在末尾的军士被管军手起刀落，仆在地上爬不起来了。

杨达走上前去制止管军：“人都砍死了，谁来推车……”

管军：“这是千岁的命令……”

深夜。崇山峻岭间，万籁俱寂。大片大片的梅林，疏影摇曳，月下，可以隐约看到一块高大的碑，上面镌着：“梅岭”二字。

张武、海生带领的大队义军和扮成商人的珠民在这里汇合。他们在喝水和吃着干粮。

张武对海生：“前面不远便是驿站，站内驿丞和驿卒共八人，你带十几兄弟前去将他们通通缚了出来，然后来个偷梁换柱……”

海生会意地点了点头：“这回我要做个小官了。”

梅岭驿站在梅岭关内驿道旁，驿站大门屋角的灯笼，烛光微明，隐约地看到两个执刀矛的驿卒在门口来回走动。

海生带着十几个身穿夜行衣的义军，偷偷的潜到了驿站的一旁。两个义军在驿站大门的一个闪角蹿进来，移近驿卒。砉然一声响，两个驿卒栽倒在地上了。

海生当先摸进驿站，张武向背后挥一挥手，十几个义军悄悄跟进了驿站。他们走到驿丞卧室外，张武从窗棂向室内张望了一下。只见卧室内灯光昏暗，驿丞睡得正酣，鼾声大作。张武用刀轻轻地撬开了卧室的门，海生在室外警戒着，张武走进室内，蹑至床前，用刀柄朝睡得烂熟的驿丞捅了一下。驿丞翻了个身，又睡去了。张武一把将驿丞揪起来，用刀按住他的颈脖，这时驿丞看见明晃晃的钢刀卡住自己的颈脖，如梦初醒，惊叫一声：“来人！”海生从旁边用布团一把将他的咀塞住了。海生和张武将他缚了个结实，推着走出了卧室。

住在西厢房的站内人员和驿卒及杂役也一个个被义军缚了起来。这时老清和尚、众珠民随着都来到了驿站。

义军把驿丞和站内人员都押到天井中间蹲着。

张武警告驿丞等人：“你们听着，我们借你们驿站用几天，你们一定要规规矩矩，我们不伤你等性命，如有乱说乱动休怪我们……”张武说着用刀在驿丞面前一晃，吓得驿丞哆嗦着向后退。其余的人员齐声：“不敢，不敢……”。

海生拿出一扎黑布：“现在暂时委屈各位”。众珠民七手八脚的将黑布塞住驿站人员的咀。

张武对驿丞等：“你们通通到后山去，我们办完事放你们回来。”

众珠民将驿丞等人押到离驿站两华里远的山洞，派几个珠民守着洞口。

这时，海生便穿上驿丞服装，张武化装成执事，其余珠民扮作驿卒。一切安排妥当后。张武便安排人员造饭，此时，天边现出了鱼肚样的白色。

夕阳西下。解珠的官兵队伍浩浩荡荡的朝梅岭而来。绿呢大轿里，谭纪一边吃着干粮一边喝着水。后面推着手车的军士已是疲惫不堪，他们吵嚷着口渴和肚饿。有两个推车的军士晕倒在路边。推车的军士停了下来对管军大声叫嚷：“大人，又有两个晕倒了！”

管军：“是吗！”他急步跑到谭纪轿旁：“千岁，又有两个晕倒！”

谭纪在轿子里：“晕倒的推下山沟，另派军士接替！”管军有了千岁的命令便命军士：“将晕倒的推下山沟！”

杨达制止他：“慢，我来救活他们……”杨达命军士取来清水，将晕倒的军士从头顶泼去，又将水灌进他俩嘴中，晕倒的军士渐渐苏醒了过来感激地：“多谢大哥救命之恩。”管军走上去用皮鞭抽打这两个被救活过来的军士：“装蒜，老子一刀捅了你。”推车军士挣扎站起来，推起车又继续赶路。

一骑快马如飞地奔向梅岭驿。快马在驿站门口勒住。翻身下马，向驿卒喝道：“快报驿丞、钦差大人驾到！”驿卒慌忙转身走进大厅：“大哥，那阍官到啦！”

海生：“你忘记啦，要称我大人，记住！”

义军化装的驿卒：“记住啦！”

海生扮装的驿丞、张武扮装的执事，一齐走出驿门向谭纪施礼。

“有失远迎，乞千岁恕罪！”

谭纪：“唔！”

驿丞：“请千岁进站安歇。”

谭纪随驿丞、执事进入站内。

站内大厅陈设简朴，厅两旁各放两张太师椅，靠墙处为炕床，中间安放一张八仙桌。

张武：“大人一路辛苦，暂且西厢安歇，下官正在准备酒席为大人洗尘。”

张武安置谭纪住驿丞卧室，众官兵则在西厢安歇。

谭纪走到卧室前转过身对总旗：“加强警戒不可疏虞。”

杨达：“下官知道！”

驿站厨房内珠民扮装的厨师们正在杀鸡杀鸭，宰猪烧火煮饭的在忙乱一片。十多天来众兄弟一路忍饥挨饿辛苦至极，今天也应饱餐一顿了。在厨房的一个墙角处，杨达一把拉着海生的手激动地：“海生兄弟！你不认得我了么？”

海生紧握杨达的手：“认得，认得……”

杨达：“上次不是老弟周济，我妈的病就治不了啦！”

海生：“不要见外，大家都是穷苦人嘛……”

杨达：“你嫂子那天送阿川回家见到了伯母，我是等有机会报答老弟的。”

海生对杨达：“老弟你跟我来！”杨达随海生走进了东厢的一个房间，里面张武在与阿强谈话，当海生和杨达走进来时便问：“总旗大人，今晚与你一醉方休。”

海生见张武有疑惑便向杨达介绍：“这位是英罗的张武大哥……”又指着杨达向张武介绍：“这位是我常说的邻村的杨达大哥，现在是廉州府的总旗……”

张武握住杨达双手：“呵！自己人。”张武压低声音：“这次请总旗多多配合了。”

杨达：“大哥放心，我早就不想干这差事了，回家打渔，在府衙里活受罪。一路上死了我七八个兄弟，我怎么向死者父母交待？”

海生安慰杨达：“不要难过，我们叫这狗阉官吃不了兜着走。”

张武放低声音对杨达：“兄弟在午夜时撤掉大门的两个门岗，换上我们的人，今晚你不要喝酒，酒里我们都下了蒙汗药……”

杨达：“尊大哥吩咐！”

驿站内的大厅，灯烛辉煌。

驿丞、执事陪谭纪等人宴饮。酒过数巡，谭纪已饮得酩酊大醉。

驿丞：“恭祝千岁回京之后，封高官，晋显爵！”

谭纪得意忘形：“哈哈！高官显爵也是咱家忍痛换来的呵！”

驿丞：“千岁爷怎样忍痛来？”

谭纪歪着头：“‘梅岭不过珠’，多亏咱家割股以藏……”

驿丞：“哦！真是献身为国啦……”

此时，管军扯了扯谭纪的衣角，使他把话头咽回去了。

执事向驿丞丢了一个眼色。驿丞会意地点了点头。

管军：“千岁醉了！”

谭纪：“没有醉……啊，没有……”口涎滴流着又说：“驿丞这儿有姑娘吗？”

驿丞：“有……有啊。这儿山下酒家有个姑娘也还娇艳……”

谭纪也斜着左眼：“那倒使得！”

驿丞：“千岁爷既然喜欢，下官使人叫她来。”

谭纪：“好啊，快给咱家叫来，快……”话没说完，谭纪已醉倒下去，象堆烂泥了。

媚川化装的酒家姑娘，被海生扮装的驿丞推搡着走进卧室。卧室内烛光通明，光影摇曳。谭纪醉卧在床，呼呼地睡去了。

酒家姑娘背着身对烛而坐。少顷姑娘悄悄地坐到谭纪身边，用手把他推了几下：“大人……大人……”

谭纪迷迷糊糊地转过身来：“我的美人儿……来……”

姑娘：“大人还饮吗？”

姑娘站起来，用盏斟了酒，然后机敏地从身上掏出一包蒙汗药，倾进盏内，然后捧着酒，凑近谭纪：“大人，我给你斟酒来了。”

谭纪：“怎么不饮！你斟给我的，我一定饮！”

这时，管军突然走进卧室，挡住了姑娘的酒：千岁，你不能再饮了……”

谭纪一把推开管军：“滚开，滚开！”管军无可奈何退了出去。

谭纪拉住姑娘的手，陶醉地：“你捧给我饮吧！”

姑娘挽他坐起来，递盏儿给他，他眼皮也不张开，就一饮而尽了。

谭纪喝下了这杯蒙汗药酒，慢慢地软了下来，瘫痪在床上。

室外传来四鼓声，姑娘走近窗口，向外一望，室外持刀荷枪的士兵巡逻往来，岗哨四布，戒备森严。

总旗杨达走过来向巡逻及守岗放哨的士兵们挥一挥手说：“你们听着，大家奔走多日，太劳累了，今晚内外防卫，暂由驿内弟兄接替，你们到后院吃些酒饭睡觉去吧！”

士兵们一听总旗说后院有酒饭，个个欢呼雀跃，都奔到后院饮酒去了。

这时，管军又走过来喝住士兵：“岗哨不能撤，吃饭饮酒的可以轮流替换……”

执事率十几个驿卒布列在谭纪卧室的周围。

驿丞走到管军跟前：“管军大人，去饮一杯，这儿有我的人马守岗，你尽可放心。”

杨达又在一旁拍着他的肩膀：“去饮一杯舒舒筋骨！”说着杨达挟着管军的手臂：“去，给驿丞大人个脸。”就在管军迟疑中，驿丞偷偷取出竹叶刀，一刀插进管军腋下，他“唷”的一声，便倒在地上，两个驿卒迅速抬着管军尸体走出驿站，抛进了山沟。

驿丞轻轻地走向谭纪卧室的窗口，用刀朝里面晃了晃，寒光闪闪。

接着，室内传出“笃笃”的两声。海生迅速走进卧室，在身上掏出小刀、钳子，轻轻解开谭纪的衣裤，并解开他屁股上的创口，取出了夜光珠，换入了一颗毫无光泽的死珠，随后又用药敷上，包扎妥创口，然后给他把衣裤穿好过来。海生用丝布包好了夜光珠藏在怀里，又迅速走出谭纪卧室。

杨达招呼执事走到一个拐角，递给他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

“兵员外调，廉州府城空虚，宜速袭取。”

执事微露喜色，藏好纸片说：“明天起行，一路小心。”

杨达：“请多保重！”

晨光微明，驿丞、执事等拜送谭纪上道。

驿丞向谭纪拱手：“千岁一路平安！”

执事拱手：“怠慢之处，请千岁恕罪！”

谭纪满面春风，顾盼自得：“有劳各位了！”

谭纪一行浩浩荡荡的向北进发。

张武、海生及众珠民等到谭纪一行走后约一个时辰，便将驿站人员放走，将驿站化为一炬，顿时驿站吐起腾腾的火舌。张武、海生领着众珠民向梅岭关下走去，他们回头朝驿站望了一望，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